



《万松浦》2025年第1期封面画作《柔软的心》 闫平作



小说梗概

逻辑学教授让学生以外星视角解读“旅行者号”上的“金盘录音”,同时回溯自己20世纪70年代在马桶厂的青春往事。小说以折叠时间的叙事,将爱因斯坦的“时空幻觉”化为故事底色,并在碎片中折射出清晰的镜像:无论是马桶匠人的执着、艺术家的抗争,还是外星观察者的凝视,都在指向一个共同命题——人类如何在与自我、他者、宇宙的对话中,守住灵魂的“不能漏”。

《鼻腭诗社》,袁劲梅著,刊于《万松浦》2025年第2期

■创作谈

一种寻找真理的方式

□袁劲梅

我想谈谈两个问题:一是我为什么喜欢文学创作;二是我为什么创作《鼻腭诗社》这部中篇小说。

先讲我为什么喜欢文学创作。文学创作是一项私人工作,在工业、机器、电脑、网络、AI等把现代人越来越社会化的当今世界,作家那张小小的书桌是仅存不多的几个私人作坊之一。我很珍惜我的小作坊。又因为文学创作是很私人的事,作家从小作坊里创造出来的文学作品应该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小作坊的独立性是它存在的理由,讲述我的创作体验,实际上是请各路感兴趣的朋友到我的作坊来参观。

文学创作于我,是一种寻找真理的方式。从古到今,凡想活个明白又知道自己局限性的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寻找真理。数学的方法、逻辑的方法、实验的方法、怀疑的方法、诗的方式……从古代屈原的《天问》到现代人送上太空探测宇宙的一艘又一艘宇宙飞船,人类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寻找有限的生命在无限的宇宙中的意义。西方有位哲学家把人类的知识体系比作一艘大船,航行在无边无际的海洋里,四周黑暗,没有方向,船板还要不停地修。我的理解是:如果我们地球人只有地球文明这一艘大船,那寻找真理本身和不停地修船,就是船上人的生命意义。

文学创作是我在小作坊里进行的“思想实验”,它和我所擅长的逻辑方法技术上不一样,但重要性上是并列的。在我的作坊里,我把过去的经验和对未来的想象放进思想实验,探讨什么是人性,人性中哪块船板得换成新的,知识大船才能不出事,继续寻找真理的航程。在思想实验中,我发现荒唐也发现美好,学到知识也得到快乐。我写一篇小说会读和我写一篇哲学论文差不多量的资料。不同的是,用逻辑

的方法寻找真理,是理性审美,不允许主观想象;通过文学创作寻找真理,是情感审美,想象是必要条件。理性的经纬和情感的图像都是人们表达对世界认知的语言方式。我同时喜欢这两种语言,前者清晰简洁,有数学美;后者自由开阔,有艺术美。用这两种语言,我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希望能用理性的思考和情感的想象把故事说得恰到好处,但愿读者们喜欢。

再讲我为什么写《鼻腭诗社》这部小说。我有很多故事想写,有些故事我不写,别的作家也会写。但是《鼻腭诗社》是我独特的经历,到现在为止,我也没碰见另一个懂马桶且会做木头马桶的作家。我要不写,故事里那群制作马桶的普通工匠和他们的历史存在恐怕不会有多少人知道。然而,他们的存在和生活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之一。改革开放的艰难道路,是他们走出来的。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他们这代人搞起来的。换句话说,《鼻腭诗社》里那些年轻木匠所经历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他们见证的社会转型,是绝不应该遗漏的一段重要的中国现代史。我要是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也会把这一段放进中国现代史的某个展厅里。

在《鼻腭诗社》里,我想如实地记录下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和艰难。对于小说,故事可以编,叫“创作”,但是细节得真实,这才叫“写生活”。那时候,我天天记日记,所以《鼻腭诗社》里写到的很多细节是有根据的。当年中国现代化的真实起点不高,农民们过了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不用埋头种地的工匠就算是眼界高的工人阶级了。我日记中记了一句话,是那时候我们马桶厂有威信的老木匠们对“现代化”的解释:“将来,一根整木料塞进大机器的嘴里,另一边,马桶就咕噜咕噜地从大机器的屁眼里滚出来。”“现代化”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社会群体的想象中,跟孙悟空差不多。

在这个起点上,一群年轻木匠想往前走。他们往前走的每一步,有美好,有浪漫,却又纠缠着深厚的、复杂的、压力沉重的人情味。那种人情味是从几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化结构中飘散出来的气味,“好能好到极致,坏也坏到极致。以奇怪的方式好,以奇怪的方式坏”(《鼻腭诗社》)。这就是改革的艰难之处。然而,这条艰难的路得有人走。

如果一个几千年的老文化,走到了一个点,从上到下都想另辟蹊径,走一条新路,付多少代价也要硬走下去,这就是一种历史必然——有些船板非修不可了!20世纪70年代末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当时的年轻人,担当起了这个使命。改革的路是他们这代人走下来的,代价也是他们付的。现在的年轻人,手机一扫,外卖就把饭送家门口来了;油门一踩,就开着车出去自驾游了;祖母去世了,编辑一个AI,还能和说着方言的祖母交流……这都很好,但是谁也不应该无视,路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船,只能继续往前走,一边走,一边修。当现代的年轻人反思工业化和改变生活方式的代价时,我通过《鼻腭诗社》做了一个思想实验:把不同时代和地方的故事放在同一时间平面上,分析思考人的文化的遗传基因。

小说发表了,实验结果供读者鉴定。

■编辑手记

—

《鼻腭诗社》是一个关于马桶和宇宙都“不能漏”的故事。美国逻辑学教授给她的三位研究生布置了一项作业:假设你是外星人,意外发现了1977年“旅行者号”飞船上携带的“金盘录音”,请解读录音并给地球人“回信(不限制信件形式)”,告诉地球人当下和20世纪70年代的地球有什么不同。在宇宙来信的大故事中,又嵌套进数个小故事:20世纪70年代,一群年轻的中国木匠在国营马桶厂成立了“鼻腭诗社”,尝试革新马桶工艺;21世纪,一群艺术系学生联合老师发起熄灭自20世纪70年代就在教学楼前燃烧的、象征“灵感”的火焰……

初收到这篇小说时,我没有急着打开文档,因为小说题目足够有趣,让我不禁想猜一猜这篇小说会写什么、怎么收尾。居于人脸正中的鼻子、藏于身后的屁股、千百年来与“高雅”画等号的诗社,竟被凑成一篇小说的标题。单是将“鼻”“腭”“诗”这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放在一起,就显露出作者对小说写作丰富的想象力和极强的探索性(读后才知道“鼻腭”其实是老式马桶盖上的小圆环)。几年前,袁劲梅《狗与负负得正》曾给我留下过深刻印象,那个关于狗参加伦理学教授和犯罪心理学教授设计的“重建工程”的故事,因同样有趣的标题,我很期待《鼻腭诗社》的内容。

文学作品的“有趣”,往往诞生于对“习惯”的挑战。当作者从全新视角观察甚至重置日常逻辑,将读者熟悉的事物置于陌生坐标系中重新描画时,认知惯性被打破,新鲜的视野铺展开来。《鼻腭诗社》显然是打破读者认知惯性的作品,或许袁劲梅作为哲学教授,太懂得什么是常规的符号秩序和读者的期待视野,因此能用全新的角度或逻辑讲述故事。

《鼻腭诗社》的开篇,是用情节的趣味留住读者的。逻辑学教授如此复杂、困难的作业要求,让读者不禁代入学生的角色,思考该如何完成这次作业。宇宙、外星人、金盘录音的解码如此深奥、复杂,我没能想出一个完美的解题思路。但我知道作者一定会给出一个,甚至三个妥帖的答案,于是迫不及待地从小说中寻找。

令人意想不到的,作者又巧妙地将这个解法,从三个学生的视角转移到对地球文明中家道的回归、工业文明的代价、习惯与改革的讨论,借此将20世纪70年代小镇木匠以马桶盖上的“鼻腭”为灵感成立诗社,试图推动马桶设计革新的故事引了出来。他们将马桶升华为艺术符号,将“劳动美学”与“诗意反叛”糅合,堪比杜尚将小便池搬进美术馆的达达主义行为。如此既满足了读者对外星人如何回信的好奇,又进一步拓展了这篇小说的边界。读者在故事结构中走迷宫,完全不知道下一个拐弯会通往何处。

二

小说的有趣性,有时会让读者对作品产生巨大的包容性,复杂的结构设定、较高的阅读门槛、缺乏吸引力的描写对象等最终也会被欣然接受。在一口气读完《鼻腭诗社》后,尽管很过瘾,我却

发现自己无法完整、准确地去概括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故事想要传达什么。在常见的单一主题叙事之下,这篇使用了嵌套结构的小说,对读者来说显然有一定的阅读难度。

于是我重新精读了一遍,才厘清这个多层嵌套的故事结构。这其中的“思辨性”,也是很吸引我的特质。袁劲梅在这个3万多字的文本里,通过复杂的叙事结构、深刻的哲学命题、特异性的文化冲突等,进行了多场酣畅的头脑风暴与思想实验。比如三位研究生探讨该从哪些方面来完成外星人对地球人的回信;比如20世纪70年代国营马桶厂的那群年轻木匠,在紫云河畔边吃着菜包子边写诗接龙,还讨论着该如何改进马桶的场景;再比如艺术系的学生和教授,明明“灵感”的火焰已经燃烧数十年,为何大家必须要“灭掉”火焰才肯罢休。读者的大脑跟随故事,不断地被推入一个个实验场域。

与其他大部分同样具备深刻思考性的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鼻腭诗社》并不满足于靠复杂结构和探讨性的故事情节来体现其思考性,尽管这已足够让读者着迷。袁劲梅对文本思考性的高标准,甚至体现在每句话中。在编校过程中,我感受到每一句话都经过了她的反复斟酌、捶打与精心设计。袁劲梅像一位严谨的工程师,用凝结着思想火花的词语、结构,来搭建这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每一寸砖都透着思辨的光泽。比如小说开篇,“爱因斯坦对时间的理解,让我时常想:时间也许可以压成平面,让过去,现在和将来同时在一故事里发生,互成参照系”。作者为读者抛出自己的思索,不待读者回过神来,又立刻带领读者做时空并置甚至嵌套的逻辑旅行。文中的很多句子都透露着思辨的意味,摘录一二如下:

马桶厂是无数世界中的一个。这个世界没有定律,但它有很多习惯和惯性。习惯,是可以打破的。

可是,请记住,习惯像水,打破了,又会还原得天衣无缝,不由好坏决定。

习惯是一种巨大的权势。或好,或坏。可惜,人还不能指望好习惯战胜坏习惯。只有一样东西能胜过习惯:欲望。

……因迷人的思辨性语言,读者很容易陷入作者设计的思维实验场域,等到悠然醒来,才意识到自己刚刚进行了一次奇特的逻辑训练。这让我再次想起第一次阅读《狗与负负得正》的感受。袁劲梅写道:“狗和人的区别是:狗的高尚写在狗基因里,人的高尚得慢慢学;狗感兴趣所有东西的气味,却只看见黑和白的世界,人能看见花花绿绿的世界,却总是只感兴趣能变成钱的气味;狗干活儿是记录事实的气味,人干活儿是确定什么气味有用。”任何一个人都知道狗和人是区别的,但并没有几个作家真正将狗置于人的身份上,将人与狗的细节区别具体化。同样也没有多少作家,真正从“马桶”写到“宇宙”,关心万物运行的统一逻辑。这种见微知著的思考是令人钦佩的。

三

人类的思辨或可以无限生成,直至充斥整个宇宙。

但小说毕竟仍需要作用于地球读者,在前面铺设了如此多而大的话题(家道、改革、习惯等)之后,小说该落向何处?抱着这个疑问,我读到了小说的结尾。袁劲梅用研究生索非的作业收尾,除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选择“习惯与改革”这个角度来观察人性和历史,邀请宇宙中的文明共同参与线上的“诗人X笔会”。索菲整理出“诗人X笔会”中几十人的留言,恰好代表不同人对待生活的态度:

0.如果我们等着别人来做,或等着以后再做,改革就已经失败了。

1.如果有时间存在,历史就总和人开玩笑:我想要的却可能是人家正要改掉的。

2.当人们把过去丢掉的时候,常常是好习惯坏习惯一起丢了。

3.改革就像拆旧房子,有代价;但不能白付代价,因此,请爱护新房子。

……

X.要是灵魂和诗一样是超越时间的,我同意:“德行是一种健康、美丽且善良的习惯,灵魂的习惯。”

终于,在小说的最后,袁劲梅给出了她认为这场纷繁思考应有的落点:德行。如柏拉图所说:“德行是一种健康、美丽且善良的习惯,灵魂的习惯。”看完整篇小说,我如同下课铃响之后听到老师公布答案的学生,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答案其实就写在开头,无论是小说的意义,还是一切行为的动机,都应基于美好的德行。通俗来讲,即马桶厂木匠践行的那个坚决“不能漏”的原则。“不能漏”不仅是逻辑学教授的生活原则,同样也是整个宇宙运行的逻辑。当下的一切问题,如环保、经济犯罪等,都因德行“漏”了而引发。

不漏,就是好的德行。“不能漏”的逻辑,令《鼻腭诗社》所探索的小说视野更宽广。在一篇小说中讨论多元主题最终完成闭环已经不易,而袁劲梅的小说视野有她自己“德行的选择”。

在小说完成初校后,《万松浦》编辑部邀请了作家路也为《鼻腭诗社》写了一篇点评。在那篇评论中我得知,《鼻腭诗社》中的大部分细节都曾真实发生过(尽管小说中借逻辑学教授之口已经强调过是亲身经历),如果不是袁劲梅根据亲身经历写下这篇关于马桶“不能漏”的小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如此一篇有着不算“雅”的主角的文章。这种对“不雅之物”的文学赋意,是袁劲梅用文字完成的望远镜与显微镜在“探索者号”与“马桶”的关系图构。所有关乎存在的革新,终将回归对德行的叩问。

万松浦之星

